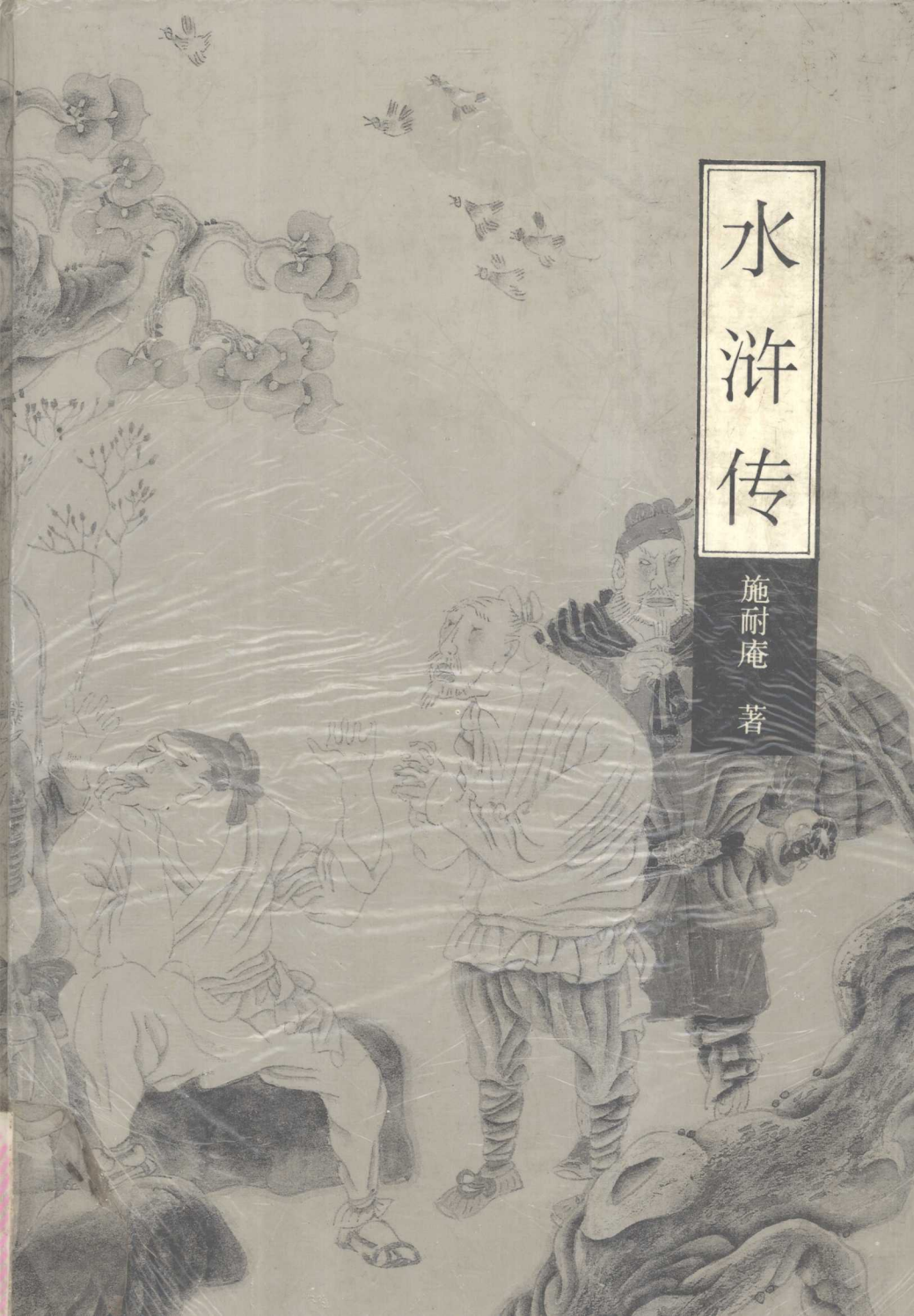


# 水 滸 传

施耐庵 著



# 水 浒 传

施耐庵  
著

刘王  
~~太~~  
菲原

校  
点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1 号

I 242.03 / 03

书 名:水 游  
作 者:施耐庵  
点 校:王太原 刘一萍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宜春资料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4  
字 数:600 千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定 价:18.00 元  
ISBN 7—210—01525—6/I·316

---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33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水浒传引首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沧海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眷属晋。正所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掀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传位与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

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

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已毕，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议计。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道：“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住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里献祭，再烦议计。”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

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令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赏捧御书丹诏，亲捧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

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裯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撮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呵呀”，扑地望后便倒。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吓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中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

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下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香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但见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

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栗子比甯蚀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

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太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答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一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覆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道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琐？”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少，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中，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道。行至宦前宦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桶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

太尉指着问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王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道士阻当宣诏，违背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一齐都到殿内，黑洞洞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石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背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名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真人慌忙禀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而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方可丈围。洪太尉教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英里，空中散作百十道光金，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撞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如土色，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内锁镇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碣，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锁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抖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碣，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攘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



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嫡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甚么？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个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一部七十回正书，一百四十句题目，有分教：

宛子城中藏义士，蓼儿洼内聚蛟龙。

毕竟如何，且听初回分解。

# 目 录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	1
第 一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	1
第 二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	11
第 三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	17
第 四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	25
第 五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	31
第 六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	37
第 七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	.....	43
第 八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	47
第 九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	53
第 十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	57
第 十 一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	62
第 十 二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	67
第 十 三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	71
第 十 四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	76
第 十 五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	81
第 十 六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	88
第 十 七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95
第 十 八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	101
第 十 九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	107
第 二 十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	114
第 二 十 一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	121
第 二 十 二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	126
第 二 十 三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	132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	146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151
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59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64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68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73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79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85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193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99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06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12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218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225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32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241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246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254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260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68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275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282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288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295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300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306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312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318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324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331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337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342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348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	354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	360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	365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	371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	378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	386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	391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	396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	401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	406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	412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	418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	423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	427

## 第一回

###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

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留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闲汉柳二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仕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能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二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数日，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

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

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请端王当中坐定，都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内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欢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了。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着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门。

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资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做甚么？”高俅又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了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府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了一个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



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执事。

高俅得做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是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患病状在官。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连定累小人了。”

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得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如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子母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当下子母二人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军入来，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